

## 种出来的纺织器具

## 拉毛果



陈煜先种植的拉毛果。



张永强开始收获拉毛果。



筛净拉毛果。



运销前整理拉毛果。

## 道考古

桑金伟 文/摄

拉毛果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农作物，它有两个亮点：其一，它是农民在地里种出来的，是纺织业中拉毛绒的器具。不作为工业原料而作为工业设备的农作物极少见。其二，它曾是家乡农民创收的一种农副产品。

在网上搜索关于“拉毛果”的介绍，与我的实地探访大致相同：拉毛果又名薊果、起绒草。它是川续断科的川续断属，二年生草本植物，原产于欧洲。拉毛果可作大衣呢、羊毛衫等高级毛纺织品的起绒器具。拉毛果浑身是宝，其种子在医药、饲料等工业上均有多种用途，其茎、叶味极苦，预期能作为植物农药得到开发应用。拉毛果在浙江的慈溪、余姚广泛种植，产量占全国90%以上，是当地特产。

过去，拉毛果在慈溪中西部的天元、宗汉等地种得特别多，乡民称其为“拉毛薊”或“拉绒薊”。我追踪拉毛果生产已有数年，今年在宗汉街道新界村做田野调查时，见到73岁的陈煜先正在拉毛果地里忙碌。他种植的拉毛果有三四亩，是我今年见到的最大一畍拉毛果地。他说，其祖父陈祖根早年就种植拉毛果，至今已有百年历史。

前些年，在追踪拉毛果的过程中，我与81岁的张永强交上了朋友。张师傅是慈溪市宗汉街道新界村南仙桥人，其子办厂，家庭富裕。张师傅身体健康，如今种植拉毛果不为谋生，只是其多年劳动习惯的延续。他很热心，每当种植环节转换时，就会告知我前去拍摄。去年深秋，他的拉毛果秧苗破土而出，他立即打电话给我；今年春天，拉毛果开出漂亮的花，他又通知我前往；今年初夏，拉毛果收获，我又跟着他拍摄了收果、晒果的场景。遗憾的是，张师傅的种植面积不足半亩，还分成了两处。

张师傅向我介绍了蒋央丽女士。蒋女士50多岁，目前从事拉毛果种植并兼营流通生意，其父退休前曾在慈溪特产公司工作，从事拉毛果经销多年。前些年，蒋女士在慈溪“西三”一带种了70亩拉毛果，不过今年只种了15亩。她介绍：拉毛果主要产于慈溪、余姚一带，全国各地的毛纺织厂家均到这里来采购。

一般人可能不会知道，那软绵绵的秋冬裤、暖乎乎的大衣、毛茸茸的围巾和手套等，竟然都离不开带刺的拉毛果带来的温柔。

春天，拉毛果次第开花，花谢后，留在枝头的椭圆状的果实就是拉毛果。果实上每一苞片之顶端生有长长的果齿，果齿柔中带刚，刺坚硬，弹性足，耐拉力，恰能拉毛（使纺织物起绒），且起绒均匀蓬松，绒毛完整无损。这得益于拉毛果果球适宜的几何形状和物理结构。

六七月，果齿发硬后开始收获，用剪

刀齐果蒂剪下。剪下后要及时暴晒3天，以保证果球干硬以及种子与果体的自然分离（脱籽）。收摘要按成熟度分批进行，晒果也得分批。如遇雨天，须在室内薄摊、通风，防止果齿霉变而失去经济价值。

农户在投售前还要把干燥的拉毛果筛净——去除杂质、收集种子。过去，慈溪农户投售到天元收购店，据说那是唯一的拉毛果收购店。后来也有其他人收购。收购后再行整理、往外运销。

农户种植拉毛果的收益如何？过去拉毛果收购按只（个头）论价，现在也有论斤两收购的。陈煜先说：过去质量好的拉毛果收购价是每只3角，1997年和1998年的价格较高，每斤30元，去年是每斤16元至17元。

张永强说，拉毛果质量有好坏，价格不能一概而论：“1号薊”长约12厘米，且长而匀称，是最好最贵的；“2号薊”长约10厘米，价格低些；“3号薊”更小更差。这些年，“1号薊”的收购价大概在每只5分。他还为我算了一笔账：假定每亩地种2000株拉毛果，每株平均抽5根茎，每茎结1只果，每亩约结1万只拉毛果。若全按“1号薊”收购价计，每亩收益约500元。

在调查过程中，一直有三个问题萦绕着我：一、拉毛果究竟是何人引入的？二、拉毛果在纺织厂里是如何工作的？三、拉毛果的种植面积为何骤减，又为何至今还有人坚持种植？

这些问题，光询问农民是不够的，于是我把调查范围扩大到纺织业和商业。

据悉，赵宇椿（1881—1960），余姚城南门外菱池村人，企业家，他曾两次赴日本考察农业，并引进拉毛果等。网上说拉毛果“1919年自日本引入中国”，或许背后的引入者就是他。

早年，拉毛果是安装在一把大的起绒环上的，一把刷子横装两排拉毛果，10米只。人工操刷起绒，工效很低。进入机械化时代后，把上千只果子嵌在大辊上，再将大辊安装到起绒机上，起绒机运转，就可以大批量地对布料进行拉毛起绒处理。生产过程中，要及时更换被磨秃的拉毛果，因此拉毛果是一种易耗品。

拉毛果的种植面积为何骤减？答案很明显。一是现今纺织业大多使用机制的钢刺或塑料拉毛，对拉毛果的需求量大减。二是种植拉毛果收益低，经济发达地区的很多农民不愿种植。

拉毛果是否具有独特的优势？一部分农民认为，拉毛果起绒的质量优于机制的钢刺、塑料。当起绒机用力过大时，拉毛果的果齿就会自动折断，不再续拉。而钢刺、塑料不易折断，还会继续工作，这样拉出的绒就会过长，影响质量。因此，喜欢复古、追求手工制作的人，依然热衷于用植物拉毛果工艺制作的衣物。而一些纺织专家则认为，拉毛果终将被现代化的起绒机替代。如我的好友、年近八旬的企业家马信阳，年轻时还为广东客商代购过拉毛果，如今认为拉毛果已失去其优势。他说：早先起绒机需要进口，且价格昂贵。如今国内就能制造起绒机，质量也不错。至于钢刺、塑料用力欠适之小弊，已得到解决。

## 长矮凳去哪儿了

## 风物

俞亚素

每次去父母家，感觉就是去怀旧。也是，那儿有着太多“在或不在”的旧物，时常让我回味无穷。

那天，我又在父母家转圈、巡视。藤椅、竹椅，方凳、小板凳，都在。咦，是不是少了一条长矮凳？是的，我记忆中是有那么一条可以坐两个大人或者三个小孩的长矮凳。

我忍不住问阿爹。长矮凳去哪儿了？

阿爹眨巴着昏花的老眼，说，老早就没了，当柴烧掉了吧。

阿妈则一脸沉思，说，我记得，长矮凳是被大块借走后就不见了。

大块是曾经住在村尾的大块叔，前年生病去了另一个世界。他的女儿便把大块叔的老伴接到城里去住了。

总之，长矮凳是不见了。我可以肯定，留在村里的几户人家，家里未必还有长矮凳。如果有，也多半躲在柴间的角落里，身上落满一层又一层的灰。

可是，长矮凳曾经在生活也唱过主角呀！

20世纪80年代，它待在教室里。我读一、二年级时，就和同桌共用过一张课桌，也共坐过一条长矮凳。我和同桌还挺有缘分，我俩都属高个子，一起坐在最后一桌。别的同学常常换同桌，就我俩一直没换。一开始，我们也有小摩擦，常为长矮凳与长课桌之间的距离问题闹矛盾。一个做作业时想要离课桌远一点，一个做作业时想要离课桌近一点，长矮凳便被他挪过来挪过去。我的脾气还算好，争了几次便妥协了，随便同桌怎样挪动长矮凳，我只要写字时够得着课桌就行。

有一回，同桌在上课时竟然睡着了。他不是趴在课桌上睡着的，而是坐着听课睡着的，然后身子

往后倒去。只听“扑通”一声，紧接着，他“啊”地大叫一声，我也“啊”地大叫一声，周围的几个同学也纷纷“啊、啊”地大叫。

老师赶忙从讲台上走下来。同桌的脑袋流血了，我从书包里掏出一块花手帕递给老师，老师用手帕捂住他流血的后脑勺，带他去了医院。过了几天，同桌重新回来读书，递给我一块新的花手帕，说是他妈妈特地买的。从那一天起，长矮凳开始“听”我的指令了。直到三年级，我们拥有了单人课桌和单人椅子。我和同桌从此“分道扬镳”，竟再没遇过桌。

那时，长矮凳也待在摆酒席的地方。村里经常有人摆酒席。有时是造房子，有时是结婚，有时是办丧事。一旦摆酒席，主人便会向村里其他人家借八仙桌、碗筷调羹，当然也会借长矮凳。一张八仙桌配四条长矮凳，坐得下八个客人。

我们家造房子摆酒席时，也向村里人借过八仙桌、碗筷调羹和长矮凳。八仙桌，我搬不动。碗筷调羹，我容易打碎。但是一条长矮凳，我还是能扛起来走几步的。因此，每当说起我家造房子摆酒席那件事，我总不忘标榜自己也是出过力的。

那时，长矮凳最集中的地方莫过于露天电影的晒谷场。一场露天电影，吸引了好几个村子的人都来观看。长矮凳是要提早去放的，我们叫“抢位置”。最好的位置自然是放映员的身边，按现在的话说，那是VIP位置。只是，真应了一句“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”，我们家的长矮凳总是放得很靠后。

记得小时候去看电影，父亲会让我站在长矮凳上。我站起来的高度和坐着的父亲一般高。长高一点后，再站在长矮凳上会挡住后面的观众，我就搂着父亲的脖子跪在他的膝盖上，看着看着，就躺倒在他的怀里睡着了。再长高一点，我喜欢跟着其他小孩跑到银幕后面看背面电影。长矮凳上便坐着父亲和母亲。

## 同乡缘

## 慢时光

蔡体宽

50多年前，我进上海汽轮机厂定向培训。何谓定向？就是要去的内地厂家尚在建设中，地点已明确，户口已迁，先在“上汽厂”培训一段时间。

“上汽厂”在闵行，离市区较远，须住宿，周六回市区家里。我住在设备动力科宿舍，宿舍内共住九人。一边靠墙放三张双人床，另一边放两张双人床，其中一个空铺放箱子。第一次进宿舍，见到许多老师傅，难免有点拘谨。突然，听到熟悉的宁波话了，他是位40多岁的师傅，姓潘。他指点说：“小蔡，你把工作服挂在这里。”然后拿了枚铁钉钉在空床铺的边上，又告诉我脸盆放水架于这一层。隔一会儿，又一个说宁波话的，有人称他“叶师傅”。我和这两位师傅说：“我也是宁波人。”于是闲聊开来，觉得亲切又轻松。

潘师傅家属在慈溪观海卫，叶师傅家在龙山那边，他俩原是上海一家中药店的职工，为师兄。1958年支援建设，来到上海汽轮机厂，分别为铣床工和钻床工。后来我与他们经常聊天，听他们说年轻时在中药店的那些往事。

叶师傅说，他是1948年从慈溪来上海学生意的，来之前，问过前辈，谓慈溪人在沪主要在四类店铺干活，一个是烟酒店，再是酱油店，还有布店和中药店。他觉得在中药店干活既可学技术又有前途，是可靠的。见我床上仍放着中药方面的书册，厂里同事也常拿着中药方来向他询问。潘师傅和叶师傅为人做事中规中矩，我把他俩当作自己的长辈，他们亦对我很关心照顾。后来去内地的通知来了，离开“上汽厂”那天，叶师傅推了一辆自行车来送行，他将我的行李驮在车上，一路上轻轻叮嘱着。待我上了徐闵线公交车，挥挥手，依依惜别。

记得那时住在厂里，下了班较空，我喜欢聚在底楼宿舍的费师傅那里。费师傅是镇海漕浦人，家小亦在那里。他五十岁朝

上了，晚上爱喝点土烧，厂里的其他几个宁波人也常到他宿舍里坐坐，大家都叫他“阿四哥”，他原先在十六铺那里做水产生意。

这些老师傅，家属多在宁波，过年时，他们常三五人相约同乘船回甬探亲。其中运输科的斯师傅是奉化人，原在烟草行业工作。与斯师傅同一部门的沈师傅，镇海贵岬人。许多年后，我调到镇海工作，在城关中山路上与他相遇，他已退休归家，此是后话。家在洪塘的洪师傅也是经常来的，他是动力科的调度员，原亦是中药店的职工。与我同班组的沈师傅，在洪塘有祖屋，大我几岁。分别30年后，他到宁波来过我家，现我与仍有联系。

1975年国庆节，我与家人乘“工农兵三号”轮回宁波。正巧，费师傅也乘此船，晚间与他在船舷边望海乘凉。10月2日，约了住在濠河街的谢师傅同往漕浦费师傅家，我在汽车北站乘车，谢师傅是骑自行车去的。午后，由费师傅的小儿子陪着，我们三人同去海边，他小儿子一路介绍风景，经街上月门，又见岚山。返程路上，汽车至骆驼桥，谢师傅骑车经过，我俩招手致意。

那个年头，在厂里是通称“师傅”的。但也有例外，教育科里有个老师，我们称呼他为“宁波大学生”，他戴着白边框的眼镜。我听过他的课，口音未改。他1964年从宁波一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，后毕业分配到上海汽轮机厂。他知我祖籍在潘火桥，在厂里相遇时，远远地就叫我“潘火桥人”，我们相互开着玩笑。

1986年12月，我刚调入镇海电厂的第三天，午间去食堂，我端着饭菜从一长条桌旁走过，忽与一位40多岁的师傅两眼相对，他顿时站了起来，我与他同时伸手相握。原来，我们都曾在上海汽轮机厂工作。记得我初进厂培训时，他刚从部队转业，穿着青灰色的军装，在一条小河的铁桥上经常相遇。他姓施，父母家眷在镇海。

他告诉我，通过与人对调，几个月前回家来了。

## 秋日寻幽何恭房

## 古迹

毛亚莉

每当落叶飘零的季节，我总是向往着去一个村庄，静静地漫步在村子的某个角落，近乎奢侈地享受无人打扰的时光，让生活中的烦恼像枯萎的树叶一样飘落。

又是一个美好的黄昏，我走进象山儒雅洋村的何恭房祠堂，犹如陌上故人归。伫立在古宅的门楣外，望向院内，一片芳草。左边的长廊边沿，几缸破败的荷叶，摇曳着秋意；正前方的柏树林边，一方满是浮萍的池塘，传递着秋凉；墙角，一树木槿，落花飞上了花墙，渲染着秋色；沿路的草丛中，散落着鸡冠花，借着秋风的翅膀，暗香浮动，空气里似乎有了秋天的味道；而那些被吹散在风中的落叶，似在与谁呢喃，那也许是秋日的私语……有些欢喜，只需一眼，便会刻进心里。

儒雅洋，原名“树下洋”，因村民祈愿“耕读传家，儒生雅士辈出”而得名，是宁波市首批十大历史文化名村之一。村边群山环绕，翠竹连片。村内有六姓，何姓最

多。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古城，唐代起就有人居住。让我惊异的是，这个由千年古驿发展而成的小村落，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院落、祠堂、碉楼。穿行在古建筑群中，似乎感觉自己在和一群老人对话，他们已经老态龙钟、步履蹒跚。但凝滞的步履间，隐含着一种强烈的归属感、认同感和凝聚力，吸引着我不断靠近，去触摸历史沉稳的心跳。

何恭房祠堂又称承志堂，是象山县城内现存占地面积最大的祠堂。几百年来，它犹如一块厚实的方砖，镶嵌在村落的东北角，留给后人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无限的追思遐想。何恭房围墙上爬着许多藤萝，墙脚长满蕨类植物和斑驳的青苔，显得古朴厚重。我知道，它是一个村庄的根基所在，灵魂所在。

何恭房原有假山、石桥、亭子、藏书楼等，后皆毁，现仅存祠堂一座，保存基本完整。沿中轴线布局，依次为大门、操场、祠堂池、门厅、天井、正堂。门厅与正堂两侧有侧室，天井两侧建厢房，厢房与侧室间设有小天井。受西洋风格影响，围墙连排的石雕台基都是仿西式建筑的。

据《象山地方志》记载：何姓



何恭房祠堂。

(儒雅洋村委会供图)

祖先仁公六在明洪武六年（1373年）从象山墙头迁居而来，何氏是儒雅洋的望族，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。何恭房最早的主人叫何涵，清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，何涵登副贡，选授桐庐县教授。民国初年辞职还乡，创办了“广志女子完全小学”。

沿大门左边的文化长廊向正堂迂回靠近。祠堂的屋檐和门楣上，那些古老的木雕依旧栩栩如生，能品读出浓浓的农耕文化，我不得不感叹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传统文化坚韧的生命力。抚着一段古老的墙垣，踏着被时光侵蚀的石板，不禁想起那句“豪门族人今安在？空余古迹说沧桑”。

独自漫步，不经意间走进一个

偏门，意外地发现这里有一处尚未修缮的旧校址。和修葺一新的正门院落相比，这里凝聚着更多的时间的韵味：斑驳的杂草，凋零的碎砾，碎瓦压着枝丫，凉风透过蛛网……“旧”与“新”一墙之隔，似乎隔着百年时光。伫立其间，透过浅秋薄雾，忽然想起纳兰性德的“谁念西风独自凉”，心中便有了些许寂寥。

岁月不居，似乎刚刚还笼罩在人间世的薄雾一下子被秋披上了清凉的外衣。云水初寒，视线穿过纷纷飘零的落叶，望向花墙外橘红色的夕照，不禁感慨：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我从哪里来，我到哪里去？以往的那些悠长岁月，与儿时的老屋、村庄共存着。